

郑逸梅公公是我祖父严独鹤的知交,他早年加入过南社,当过编辑,做过中学校长。他博闻强识,文思敏捷,有“补白大王”之称。祖父当年主编《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一·二八事变后改名“新园林”),常约他写稿。有时同他一起观展,副刊要有所记载,往往让他执笔,在副刊的版面上留出五六百字的空位,晚饭后必须交稿。时间虽紧迫,但逸梅公公精力充沛,出笔迅速,总能按时交稿。祖父的生日恰在重阳,老友们总在那天以祝寿之名聚餐,大快朵颐。有一次聚餐,朋友们让寿星公点菜,祖父客气不肯说,一位朋友说:“不必问,备一蛇羹即可,鹤是喜欢吃蛇的。”逸梅公公说:“仙鹤吃蛇,是旧传说,不是事实。我知道独鹤爱吃蚝油牛肉,不妨点一个吧。”祖父闻言笑着对他说:“你真深得我心,不愧知己。”

十年特殊年月之初,因逸梅公公担任过中学校长,处于风口浪尖,祖父很为他担忧。但逸梅公公还是熬过来了。1979年,祖父获平反昭雪,逸梅公公写了长篇纪念文章,刊登在香港《大成》杂志上。

逸梅公公是祖父生前友好中最长寿的一位,享年97岁,因此我这个孙辈有机会向他请益、约他写稿。我藏有十多封逸梅公公的来信,十分珍贵。近日整理,一封1989年4月间的来信,引起我一段回忆。

建平同道:

桐乡县政府来信属为乌镇所建独鹤亭书联,已有祖祐同道亲来取

怀念郑逸梅公公

严建平

去,句为“二酉春深涵日永,重阳秋好仰风高”,盖令祖父除治新闻事业外,主持图书馆有年,又诞辰适为重阳节也。

孙女一画片希早日发表,能为设法否? 甚盼。勿此敬颂

辑祺

郑逸梅上

(一九八九四年四月)廿一日

1989年是祖父诞辰100周年,家乡桐乡县(现改为市)在乌镇为他建了个“严独鹤图书馆”,并在乌

镇人民公园修了“独鹤纪念亭”。县领导希望我们家属请熟悉祖父的知名人士题写馆名、撰写对联。结果请了苏步青教授题写了馆名,请顾廷龙老馆长和逸梅公公各撰写了一副对联,信上说的就是这件事。

收到信后,我想还是要当面向逸梅公公表示感谢,于是去了长寿路养和村。逸梅公公见到我自然很高兴,谈了当年他和我祖父相交的往事,对我从事副刊编辑工作,继承祖父的事业感到欣慰。当时逸梅公公已九十四岁高龄,仍笔耕不辍,我向他表示敬意,并恳请他在精力许可的前提下,多为“夜光杯”赐稿。逸梅公公答应了我的请求,他说自己写稿八十余载,至今未停笔,对此提出劝告者甚众,主要一种意见是:“您这样高龄,当善自颐养,不要再写了。”但逸梅公公认为,自己告别

文坛,虽日子在望,白内障又日剧。但目前头脑尚未迟钝,乘此秉烛余明,将以往所思所见许多史实,记述出来,这在年轻一代,是不易知道的,否则随着不少老人逐一离世,许多历史掌故,也因此泯灭,岂不可惜!多留一些民族精神遗产给下一代,这是他晚年写作的目的。在谈到家庭生活,他说小辈照顾甚好,媳妇是医务工作者,对他的健康起了保障作用,真是家睦能添寿。

在日后的通信中,逸梅公公较多提及他的孙女有慧,为她钟情书画艺术而欣慰。有一次他告诉我,朱屺瞻老人特在《中国书画报》撰文推荐有慧的国画作品。他也把有慧的“画片”寄给我,我懂得他的护犊之心,在“夜光杯”予以刊登,老人十分高兴。

逸梅公公对我也非常关心,1990年我被评为上海十佳青年编辑,他特来信祝贺。他在“夜光杯”上共发表了90余篇文章,在他去世前,写来一篇《喜获夜光杯》,附信道:“近来目力益不济,几乎书不成字,拙稿务乞细为校勘,拜托拜托!”我一字一句读了这篇满怀热情的文章,他说:“我已九十有七,因患白内障,目力不济,报刊细字已甚难辨认……但每晚却必览晚报‘夜光杯’副刊,利用台灯强烈光线,以助目力不足,因对‘夜光杯’具有特殊的感情。”读到此处,我不能不为之动容。

今年是逸梅公公诞辰130周年,写下这些回忆,以表示我对他老人家深深的怀念之情。

我把手机铃声设置为静音状态,已经一年多了。

这个动作,差不多与退休同步。办完手续,走出那一座数十年间无数次进出的办公楼,心头袭上一缕怅惘的同时,也真切地生出一种轻松。退休意味着人生频道的转换,生命转入另一方天地,生活呈现为殊异的形态。

立竿见影一般,手机的电话铃声,骤然间大幅度减少,仿佛刮了一整天风,到黄昏时分停止了,天地间一片静谧,甚至让人感觉有一点点不适应。消失了的来电,一大半都是与工作有关。没有及时接到任务派遣,错过了某个会议通知,耽误了某件突发事件的处置……这些曾经因未闻手机铃声而发生的过失,今后再也不必担心出现,诸多事项从此不再列入你的责任清单。我与许多仍然在职的同事,此后彼此之间也将少有音问,就像是到公园里集合走路的人们,分散走入被树篱隔开的不同甬道,面容笑声都变得模糊。退休便是这样一道无形的树篱。

这是我把手手机静音的重要缘由。如果不是这样,这个念头既不会有也不敢有。

静音最明显的好处,是摒除了广告电话的侵袭。虽然手机屏幕上每天都会显示有若干个未接陌生电话,但因为听不到,也就等于不受干扰。这些电话号码,基本上都来自各种广告推销。

我将它们一一设置屏蔽,心里有一丝重稚般的得意,像一个捉迷藏游戏中终于摆脱了寻找者的孩子。

三五故交好友的联络,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无非是问候近况,约定时间聚会,或转发某些讯息或段子。这些都不是急迫之事,不需要拨打电话,彼此间都默契地付诸文字,或者留下语音。它们并不要求即刻收取,回复也是可早可迟,也就不必担心会延误什么。

手机静音了,物理功能的改变,也助力于心理场域的调整。喧嚣转入安宁,芜杂归为单纯,一种笃定感在向内心返归,并一点点膨大。我可以几个小时专注地看一本书,沉浸于其中的思想或情感,可以从容地在公园里行走半天,观赏新芽绽放或者枯叶飘零。这样的時候,恍若回到了逝去已经很久的岁月,回到

了没有手机的当年。因此,将手机静音,也仿佛是一个生命重置的隐喻。

但我要说,将手机静音,还缘于一种牵念的丧失,关乎一个我下意识里总是避免去触碰的事实:父母已经辞世。

数十年前,参加工作不久,与一位同事闲聊,说起日常担心之事,他说最怕突然接到外地老家的长途电话。那时电话还不普及,主要的联系方式还是写信,因此打电话往往是因为有紧急事情,其中一部分又与不祥有关,譬如突发的灾祸,譬如长辈生病甚至离去。

同事比我年长,因此他的担忧,延迟地出现在我的身上。随着父母日渐年迈体衰,这种感受变得真切,仿佛从远方缥缈的云雾,化作掌心中粗粝的石块,具有了实体的质感,也更能够理解《论语·里仁》中孔夫子的纠结:“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即使后来家庭电话普及,座机又变成更为便捷的手机,即使父母已经离开故乡搬到同一座城市,住处与我相邻,但担忧未尝减弱,晚上睡觉也不敢关闭手机,担心随时会有什么情况。几年前的一个春日,正是这样的—一个电话,让正在附近公园走路的我飞快地赶回家,将突发脑溢血的父亲及时送往医院,使其生命得以延长了一段时日。

十几年的时间中,排在我的手机通讯录最上方位置的那个座机电话号码,先是为两人共用,后来变成了一人使用,再后来成为无主,最后是被注销。曾经按动电话机键盘按钮的那两具肉身,已经先后化为云烟,进入另一个世界。那个号码的喑哑,让我在卸下作为社会人的职责之前,先行解除了一项家族人伦义务。那是一种怪异的轻松感,带着几分无所依傍的空落,几分蓦然袭来的隐痛。

父母过世几年了,电话仍然存在手机里。曾经有几次,我看着那个无比熟悉却已不复存在的号码,想着过往的漫长岁月,往事历历,都来心上,恍惚间耳畔依稀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但我明白,这只是心神出窍时的幻觉。手机屏幕上,那个号码再也不会闪亮。它已经永远静音。

理论,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安全、社交与爱、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认为每一层次的升级,都是爱的升华。AI,真能满足人的需求?

不知“AI保姆”会不会抛媚眼、送秋波,但听说会示爱、会做爱,也能与人建立情感、满足人的需求。但是,AI满足的,只是人的欲,并非人的爱。借用著名诗人艾青有关酒与聪明和愚蠢的名言造句:AI,会让聪明的人更聪明,会让愚蠢的人更愚蠢。

人,贵有静气,每临大事看静气——AI,没有。人,有血有肉、有灵魂与灵感——AI,也没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弦外之音、言下之意——AI,是不可能感同身受、心领神会的。

AI诈骗、AI作弊、AI武器……如果AI与人类作对,挑起事端或发动战争,人类社会将万劫不复。AI紧箍咒,握在谁手?

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家的“AI保姆”——不会喂你过量的安眠药?不会在春梦正酣时“啪”地扇你一巴掌?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没血没肉的AI,帮忙可以,但不能取代人。否则,人类太可悲了。

爱与AI——没有了爱,却有AI,有意思么?

爱与AI

吴四海

油渍的碗碟冲刷得清清爽爽;扁扁的吸尘器,匍匐在地板上,把犄角旮旯的头发灰尘吸除得干干净净。不管洗碗机里多么翻江倒海,还是吸尘器内是否风云变幻,它干它的活,我做我的事,人机相处,各自风流,“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今日的AI,作为人类科学进步的象征,带着划时代的光芒,来到我们眼前。一时让人目眩神迷、不知就里。机器人,从一个了无生机的机械物,秒

变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人机同处,界限模糊,真假难辨。

“AI保姆”,毫不含糊地来了。洗衣洗碗、烧饭扫地,自不待言。还会照顾老人病人,定时定量喂饭喂药、血压监测人身监护,无微不至。加之任劳任怨、终年无休,堪称“人类救星”“爱的化身”。明知“AI保姆”不是真人,只要真心对老人好,假又何妨!话虽如此,你真的放心老人与“AI保姆”同处一室?你不担心,“AI保姆”不会胡来?

AI新闻、AI律师、AI医生、AI教师、AI作家、AI驾驶……扑面而来。凡是人会干的活儿,AI几乎全



上海世博会取得巨大成功,国际招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板块。我从申博阶段,就参与了上海世博会的国际招展工作。回顾历史,有许多值得记录的事件。

首先要讲国际招展机制。上海世博会有196个国家和50个国际组织参展,这是国际招展机制的工作成果。上海世博会国际招展机制是根据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第三次会议的精神组建的,由上海市牵头,外交部、商务部、上海市、中国贸促会组成,上海世博会中国政府总代表参加,其职责是对上海世博会国际招展工作统一规划、管理、实施。第一次会议于2006年1月7日在马勒别墅举行。在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以外交部、商务部、中国贸促会、上海市政府联合呈文国务院,请国务院领导签批后向各国发出世博会参展邀请函。之后不久,3月22日,温家宝总理签发的邀请函通过我驻外使馆向各建交国发出;对未建交国,由我常驻联合国使团以照会形式邀请;对国际组织,以我外长名义邀请。2006年3月24日,第二次招展机制会议在上海举行。我方邀请函发出,就已经有92个国家表示将积极考虑参加上海世博会。

这个招展机制会议一共开了十三次。在亲身参与历次会议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机制各部门团结协作,前方使馆与后方

上海世博局保持密切沟通联系,全力推进各项工作,力量拧成了一股绳,是上海世博会招展工作成功最重要的保障,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体制优势。

其次是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遴选。城市最佳实践区一开始就以高标准、国际化为引领,力图聚集全球最佳城市实践案例。为此,2007年4月,上海世博会

组织者邀请国际组织、全球著名城市代表和中国政府机构、学术代表等,组成了城市最佳实践区参展案例国际遴选委员会。委员会由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总干事安娜·蒂贝琼卡和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担任双主席,成员阵容非常强大,体现出了上海世博会组织者开放博大的胸怀。遴选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上海世博局国际参展部,秘书长由周汉民兼任。我作为国际参展部的分管助理部长,有幸参与了遴选工作的全部过程。

遴选委员会一共开了四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2007年4月25日在上海举行,会议确定了参展案例的遴选程序、工作准则和规程,确立了公认度、创新度和价值度三条标准,审议通过了城市参展自荐案例征集公

告文本。根据遴选委员会要求,会议后,秘书处通过上海友城、各国驻沪总领馆、国际展览局网站和其他国际组织网站向全球发布了征集公告。截至2018年1月31日,组织者共收到来自28个国家的80个城市的108个案例,在2月1日又收到7个城市8例申报案例,一共收到案例116个。经过组织者梳理后,入围到最后遴选的案例为113个。

2008年3月20日举行了遴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这次会议对入围案例进行遴选,形成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案例入选名单。3月20日上午,周汉民宣布了遴选的方法和规则:完全由委员们投票决定,投票采取记名方式,根据票数多少,最终决定案例名单。规则一宣布,就受到了与会所有委员的一致赞扬。遴选工作持续了足是一天,委员们的认真令人感动,他们一个个案例地深入研读,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投下了庄严的一票。经过票数统计,当场选出了32个高票案例,由于接下来有12个案例得票相同,经遴选委员会研究,又决定将这12个案例也全部入选,这样最终确定了入选名单。

十日谈

世博与我
责编:沈琦华

在2009年夏季的一次关于台湾馆建筑面积的谈判,让人记忆犹新。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求五层次”